



玛丽尼娜
侦探小说系列

男人的游戏 下

于宝林 等/译

[俄] 亚历山德拉·
玛丽尼娜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45
2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

I512.45/
373.2

男人的游戏 下

[俄] 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 著
于宝林 等 / 译

河南文艺出版社

第十一章

温暖和泥泞忽然驱走了严寒。不过,近几年,人们已经对这样变化无常的冬季天气习以为常了。娜斯佳最后一次在冬天穿真皮靴大约是6年前的事了。她认为那样做是一种不可宽恕的奢侈行为,并且在深及踝骨的、被盐融化了一些的冬雪中行走,比起第一次钉鞋后掌时,鞋子损坏得更快。从那时起她就穿起便宜的仿皮皮靴了。这种鞋严寒时会出现裂纹,但在泥泞天气穿着时也不可惜。

今天早晨上班时,她习惯性地朝停在房子旁丈夫的汽车投去厌倦的一瞥。娜斯佳无法抽出时间把车开到茹卡夫斯基街,并将其停到阿廖沙父母家的汽车库里。去一次就得半天时间,再者说好了还要去婆婆家做客,因为逃避是不礼貌的。他们见面的次数本来就不多。当然,汽车装有警报器,但也没多大用处。

如果说不久前那个不愉快的工作日是科罗特科夫的,那今天似乎就轮到娜斯佳值班了。

“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岑科大尉,跟同志们说说,昨天晚上你跟谁,又是在哪儿度过的?”早晨开会时梅利尼克问道。

“我不明白,少校同志,”米哈依尔不解地问道,“我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而且很严重。您应该盯住安娜·拉扎列娃,但您却在这儿,在彼得罗夫卡度过了昨天晚上,甚至还参加了同事的狂欢活动。”

昨天是列斯尼可夫的生日,但是,第一,无论是谁,无论任何时候,甚至和酗酒现象作斗争时,都没改变和同事庆祝生日这一传统;第二,这类庆祝活动通常都是在自己单位内进行的,不具有同事狂欢的性质,当然啦,也不是没有酒,这一点谁也不会抵赖的。

娜斯佳明白她应该站出来说句话了,因为昨天她和萨莫伊洛夫教授谈完话后,决定不让多岑科去赴让他讨厌的那个女篮球运动员的约会了。

“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她站起来说道,“这是我的主意,我认为对安娜·拉扎列娃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

“您认为?”

梅利尼克扬着眉毛,他的脸上满是惊讶之色,就好像娜斯佳这么想不是从工作职责出发,也不符合自然法则,倒像她有自己的打算一样。

“请问,您凭什么认为可以忽视这个杀死了7个人的凶手?您难道想看到第八具尸体吗?抑或因为您姓梅利尼克,您就认为您可以擅自作出决定并打电话给年轻人们下命令?请您解释一下,娜斯佳。”

“昨天我研究了7个死者的详细的数据分析报告,准备今天向您汇报结果。我有一切理由认为,这些偶然事件相互间或许是有联系的,但决不是一个罪犯。这一切的背后有另外一个组织,一个躁狂者的理智完全不会这么清楚。”

“真是无稽之谈,”梅利尼克打断她的话,“就连您本人也不会不知道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您不过是想庇护多岑科。马上恢复对安娜·拉扎列娃的监视,马上!我们决不能

够放过她。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岑科每天晚上都要和她呆在一起,我们则至少可以安安静静地并且目标明确地寻找她的犯罪证据。如果她再杀死了其他人,那就是你我在犯罪了。具体而言,就是娜斯佳和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岑科在犯罪。我想我不需要听你们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应该不想把调入其他部门的报告放到我的桌子上吧。在那些部门你们的过于自信和不敬业精神造成的损害要小一些。”

“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梅利尼克,这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娜斯佳直言道,“关于杀人者一事,我们都被一种说法所迷惑,原因在于我们第一次汇拢情报时就怀疑了安娜·拉扎列娃,却忘了研究其他方法,以致使我们完全把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况且有关安娜·拉扎列娃的罪证也不很多。我坚持应检查一下其他说法。”

“您坚持?”梅利尼克怒气冲冲地问道,“您应该在您家厨房里和你丈夫讨论午饭菜肴时坚持己见。在这儿请您尊重我的命令,一刻也不能放松对安娜·拉扎列娃的监视。不许放过一个晚上。必要时,联络其他同事。这个女篮球运动员对我们来说是头号监视对象,明白吗?”

娜斯佳默默地点点头,又坐回原位。唉,他一切都是正确的。梅利尼克,他可不是戈尔杰耶夫,必须要适应这一点。她错了,自己软弱无能,却又习惯像前任领导在位时那样行动,还让多岑科受了连累,蠢货!如果你不能改变形势,就改变对他的态度吧,这一原则总可以搭救她。也许,她恰恰有能力影响局势?用什么办法?最简单的办法,离开梅利尼克。如果有机会遇到其他一个领导,就不需要适应你无法与之工作的领导。比如扎托奇内……

直到会议结束时,一直沉迷于思考的娜斯佳也没搞清

所争论问题的实质。从一开始,当大家刚刚知道戈尔杰耶夫要升职时,她就在想一个问题:在新局长的领导下她应怎样工作?并且从“官老爷”梅利尼克出现的第一天起,她就非常注意他的言谈举止,试图搞懂他的推理和需求,努力适应他的工作风格和思维方式。她从没想过会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下讨论一个问题。不错,梅利尼克不喜欢她,但她不断寻找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理由,并常常找到了。甚至在同事们面前,比如科罗特科夫面前,她还替新领导辩解。这一切为了什么?为什么在简单得可以一走了之时,还要在“官老爷”身上白白浪费精力呢?应该和理解你并信任你的人一道工作。

多岑科完全不知所措地站在娜斯佳面前,足有十分钟时间试图道歉,虽然他并不需要对什么道歉。

“如果我早想到他会是这种态度,昨天晚上我就该避着点,不让他看见。但谁会知道呢!娜斯佳……”

“别说了,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岑科,”娜斯佳打断他的话,她觉得这首先是自己的错,“我们两个都失误了,对梅利尼克估计不足,别往心里去。”

“这么说,今天我又得……”

“为什么?”娜斯佳直盯着他的眼睛微笑着,“连想都不要想了,你想想,领导大喊大叫,又摆出一副丑恶的嘴脸,这是生命中最后一次,对吗?我和您都认为安娜·拉扎列娃那儿没什么价值。”

“那他怎么办?”

“就让他认为他的做法更合适吧。我是不会迎合他的。但不值得再突然遇到不愉快的事了。晚上别在这里晃就行了,并且要随时向他报告有关您和安娜·拉扎列娃花前月下

的动人故事。当然,说谎有危险性,所以您必须随时监视住她,但不要在她身上浪费太多精力,不是她干的。”

“您觉得这样行吗?”多岑科紧张地问。

“也许行,也许不行。我不知道。我没法肯定地答复你。任何情况下都需做大量的工作,如果我们把注意力全放到安娜·拉扎列娃身上,时间就所剩不多了。必须认真对待阿利卡季·努尔巴甘多夫案,并对有关系死‘俄罗斯三马车’银行的德米特里·瓦维洛夫案的所有消息进行综合分析。这是您的地区机构的同事的电话,他负责德米特里一案,我和他说好了,他会把积累的材料拿给你看的,开车去吧,别再因为梅利尼克而担心了。”

剩下她一个人时,她觉得很不舒服。多年来,在彼得罗夫卡的工作使她习惯了将这里当做家,今天她却想离开这儿,以免再次碰到“官老爷”,戈尔杰耶夫对她而言从来都不是“增加危险的根源”,她从不逃避他也不怕他,再说……不,好吧,开会时的想法总是正确的,应该离开,而且越快越好。

她刚朝地铁方向走了大约 200 米,一辆很久没清洗的小汽车停在她身旁,尤拉·科罗特科夫探出头问:

“你要去哪儿?”

“随便看看。”娜斯佳打心眼儿里不想停留。

“你在躲避‘官老爷’?”

“唔,你去哪儿?”

“坐上来再说吧。”

娜斯佳坐到后面,车子开动了。

“娜斯佳,我知道,我的脾气让你非常不满,所以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你骂我吧。”科罗特科夫开口说道。

“是件好事,”她点点头,“最主要的是你作了自我批评,

继续说吧,我的太阳。”

“我不能忍受他们侮辱我,而且还是公开地侮辱我。我更加不能忍受他们还侮辱我的朋友,其中就有你和多岑科。”

“明白了,”娜斯佳叹了一口气,“你热衷复仇,但你准备怎么对付我们这位‘官老爷’?用锤子还是借同事狂欢之机?”

“我还不知道,得看时候。”

她转向科罗特科夫,盯着他聚精会神的脸。

“我希望你是开玩笑。”

“一点也不是,我是认真的,就像一对新人在结婚典礼仪式前那样认真。”

“快别说了,科罗特科夫,简直是胡说八道,上帝呀,和领导算账,而且还用这么愚蠢的方法,想都别想了,忘了它吧,听见没有?”

“听见了,既然你这么聪明,你跟我说说,瓦连京·巴格柳克怎么会醉酒开车?”

娜斯佳陷入沉思,因为科罗特科夫是对的。那天,他们下班时差不多已是晚上9点了,可梅利尼克仍在屋里。7点刚过时,他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每天汇报,因为他正对付瓦连京·巴格柳克呢,大约7点半钟时,瓦连京·巴格柳克还是清醒的,还呆在彼得罗夫卡。他死于一次事故,报告说是12点10分。他离开梅利尼克多久?又去了哪里?在哪儿三个小时之内喝得酩酊大醉?

“科罗特科夫,在刚刚可能获取和马蒙托夫·尼基塔有关的某种情报时,这一消息来源却瞬间消失,为什么会这样?”

“喔!”科罗特科夫教训地伸出一根手指,“我和你谈什

么呢？马蒙托夫·尼基塔准备和我说什么，却死了。瓦连京·巴格柳克和刑事侦查局有过接触，但马上十分意外地死了。当然，他不是个清醒之人，这一点谁都可以证实，但在最后一次却非常适时地灌醉了。所以我就想开车去分局那儿一趟，问问小伙子们关于记者的汽车的技术状况，同时也想看看在事故现场被没收的那些东西，纸，记事条以及其他的東西。”

“你认为，他和梅利尼克谈完话后就去找了某人，喝了许多酒，谈了谈对伪造胶片的看法，而在此期间有人破坏了他的汽车？”

“啊哈，我想的也大概如此，我热切希望向亲爱的长官‘官老爷’证实，他也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专家，如果他不先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的话。要知道，既然有危险，他就应该亲自把瓦连京·巴格柳克送回家。如果他是好指挥，他就该十分清楚2加2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他应该知道记者的习惯，一定要喝得失去自控力，应该知道他会明显的失常和神经质，在这种情况下，梅利尼克就应看出来，瓦连京·巴格柳克一定喝多了，不可能开车回家了，何况路又那么狭窄，你想想，他们一直在教我们什么：要注意一个人离开你们是什么样的情绪，学会预测他最近的行动，学会思考他和你们谈完话后要去哪儿，心情怎样，是这样吗？”

“是的，”娜斯佳表示同意，“在这一科学上还有第二步，学会设计谈话，为的是在谈话之后这个人会去你们需要他去的方，并做那些你们希望他做的事。”

“那么好，可为什么梅利尼克听不懂呢？你看，一个男人由于害怕和伤心会失态，你得明白，他开着车，但路上却有一层薄冰，却还是让他一个人走了。所以在单位里不应该就我是一个傻瓜。”

“安静点，”娜斯佳调解地说，“谁也没说你是傻瓜，科罗特科夫，用自己是傻瓜的理由和反对者争论，这很愚蠢，我请你动动脑子。”

他沉默着，点了支烟，然后又沉思地说：

“在我们密探这一学科中还有第三步，如果你怀疑和你谈话的那个人在撒谎，就该想你们谈话后他会对谁说出真相。如果我们的朋友瓦连京·巴格柳克真的在梅利尼克的办公室呆了很久，然后疾驶到某人那儿喝伏特加，那么，他一定会对这个某人说出一天内发生的脱离常规的全部详情。”

“噢，噢，”科罗特科夫点点头，“所以我们应该找到这个人。首先，我们得通过某种途径弄清楚，他对梅利尼克说的和对酒友说的是否一致。”

“那第二呢？”

科罗特科夫沉默，娜斯佳一边暗自发笑，一边猜着他的想法，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了，科罗特科夫的自尊心对她而言并不是什么秘密。当然啦，他想向梅利尼克证明，他不是无能之辈，并且能够弄到哪怕领导自认为“无可挽回的损失”的情报。

“你打算直面我们的‘官老爷’，并向他证实瓦连京·巴格柳克对他不诚实？”

“噢，或许吧。”科罗特科夫不乐意承认。

“那还有什么？”

“还有……你注意到了吧，‘官老爷’对我大吼大叫，败坏我的名声，但终究没说记者具体说了什么，谁把胶卷转交给他的。他只是吹牛，说他能从那个人那儿掏出这一切。如果我能绕过‘官老爷’，从酒友那儿搞到这些情报，那我就和我们的头儿玩一场好戏了。”

“科罗特科夫!”

“噢,什么,什么?你干吗一直在阻止我?我不能当一个傻瓜的。我不能也不会干的,只须一次,就永远地向‘官老爷’证明,没有搞清楚不能大吵大闹的,应该给他一个教训。”

“啊哈,那连你也是伪君子了?”

“这有什么?”他耸耸肩,“好的密探都是伪君子的。如果说出一次真相,对他也有好处。”

“请别故意曲解了。”

科罗特科夫所说的想法对她而言是非常明了的。搞到梅利尼克所知的情报,然后告诉他,所有盛气凌人的责难是不公平的,科罗特科夫及时和瓦连京·巴格柳克谈过了,并搞清了一切,但他认为不必在各单位参加的会议上宣扬此事,以免造成情报泄密。他说,他们自己可以应付这一棘手案件,不值得公开提出这些问题,应该只向科罗特科夫一个人询问。

“今天你有点奇怪。”科罗特科夫突然说。

“为什么奇怪?”

“很少骂人。我原以为你会大发雷霆,激动万分,你会为我的小孩子气吃掉我的肝,可你却沉默不语,好像你什么都预料到了,你有什么事吗?”

“.....”

“我不信,娜斯佳,我太了解你了。你今天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有些可疑。”

她默不作声,打开窗子,呼吸着凉爽的空气。

“你是对的。我已做好思想准备,要做一件胆小怯懦的行动。”

“这不像你,你从不胆小。”

“不对，我总是十分小心的。”

“的确如此，小心谨慎，但不是胆小，这两者有很大区别。”

“算了，别说了，我一切都明白。尤拉，我觉得我无法和梅利尼克一起工作。”

“是啊，你似乎打算离开？”

“我有这方面的想法。”娜斯佳躲躲闪闪地答道。

她突然觉得难为情起来，打算离开单位的想法是幼稚可耻的。

“当然，你有权利这么做，你应该是中校，可职务却是少校，为什么这么久不提升？”

“你本人不应该吗？”她说，“但你仍没想走。”

“戈尔杰耶夫答应给我提升，我反正有机会成为分局的头儿，但却没有。从来没任命过女性。”

“戈尔杰耶夫就是戈尔杰耶夫，但梅利尼克什么也没给你任命过，尤其是他进行的那次预测之后。而且，如果你敢证实他错了，更不会任命你的，像‘官老爷’这样的人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你最好表明你承认错误，并说你能改正错误。”

“白干了。”

他绝望地摇摇头，娜斯佳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我最好还是当我的少校吧，我可受不了公开降职。后悔并认错，这是你们女人的事，我可是大男人。”

“那现在怎么办？”

“没什么，我不会后悔，我要证明给他看，他才是个傻瓜。”

“呸，算了吧，你以被贬黜的样子出现，却骄傲地昂着头，科罗特科夫，这太幼稚了，而你已是个大男人了。”

科罗特科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皱起眉头。

“据说，将军和市长说，每年给警员们分配住宅。”他突然换了个话题说道。

娜斯佳明白他指的是什么。科罗特科夫在改善居住条件管理局排上号好些年，但一直没换地方。然而，如果市政当局像过去答应的那样，要开始给 ГУВД 的职员分房子，那尤拉就有了一点点的希望。在一个下属单位工作多年可能在此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彼得罗夫卡，不敢说所有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其中包括负责分配住房的住房委员会的成员们也都认识他。可如果他离开，事情可想而知了。因此，他要努力去适应梅利尼克，以某种方式和他建立关系，而不是逃避。而她娜斯佳想要逃避。难道精神上的满足不仅限于适意，而且还包括个人自由这一命题被证明是正确的？她有房子，虽然非常小，虽然在市郊，紧挨着公路，但这毕竟是自己的房子，而且她和丈夫两人居住并不拥挤。她没排队要求调房，因此，她有理由离开她不喜欢的领导，而尤拉却不能。他必须要忍耐，并努力和新长官玩一场愚蠢的男人游戏。

到国家汽车检查局时，他们正好赶上午饭时间。他们要找的职员正好还在，他马上邀请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去大食堂吃饭。除了变通的美国“三明治”、面条和面包外，桌子中央还摆着一个大蛋糕。

“过生日？”科罗特科夫猜测地问道。

“不，”有些秃顶的大尉高兴地答道，他的鼻子像打断的拳击运动员的鼻子，“打赌输的。”

“可为什么用蛋糕，而不用瓶子呢？你们在为生活中忌酒而斗争吗？”

“哪儿的话！只是我打赌输给我们的斯韦特卡了，她喜欢吃甜食。不，伙计们，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到现在也不相信！”

“发生了什么事？”娜斯佳问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狂热？”

“有人偷了我丈母娘的东西。”中尉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噢，”科罗特科夫说，“为此就值得人醉一场。”

“你听的才是刚开始，”中尉看了看所有人，一点也没生气，“三天前，有人在公共汽车上偷走了她包里的钱和东西。回到家，自然是又哭又闹，因为她的身份证和退休本以及存折，这么说吧，所有东西都丢了。不用说现钱也不少。丈母娘马上往我上班的地方打电话，用无法控制的嗓音要求我想办法。我在国家汽车检查局上班，又不是在刑事侦查局上班，这就是整个故事。我对伙伴们讲了这件事，他们全都大笑不止，事情至此本应结束了，但是晚上，我们的知情者斯韦特卡打电话到家里，问我丈母娘坐的是哪趟车。我说坐的是103路公共汽车。于是，斯韦特卡信心十足地对我宣称：别着急，萨尼亚，东西肯定被扔掉了，到离被偷的最近的车站附近找找。我像个傻瓜似的抓起上衣，跳进汽车，就飞快地直奔我丈母娘说的那个车站。”他笑逐颜开，“就扔在长凳下，黑暗中还真不容易发现它们。你们认为会有什么样的热闹？”

“又发生什么事了？”科罗特科夫边问边坐到不舒适的铁椅子上。

“斯韦特卡的丈夫也是名警员，他正在写一篇关于掏包的学术论文，他在全莫斯科范围内搜集材料，已找了5年了。结果，在103线路上作案的是个数一数二的娘儿们，经验老道的女扒手，周围所有的管理部门都知道她，但无法当

场抓住她。她一个人独来独往,没有帮手,而且总是一下汽车就把文件类东西扔掉。这是她的一贯手法。起初,当斯韦特卡给我打电话时,我还不相信,就和她以蛋糕做赌注打了个赌。后来我想,就相信一切机遇,去一趟吧,结果我就去了一趟。丈母娘高兴得差点疯了。但是,伙计们,你们跟我说说:为什么斯韦特卡的丈夫知道这位大婶把文件扔在车站,而丈母娘跑去报案的警局却不知道这一情况呢?啊?为什么他们没对她说,老妈妈,别着急,您沿路找找,您会找到自己东西的。”

“也许,他们真的不知道?”娜斯佳耸耸肩。

“呶,就算是这样,他们不知道!在这趟 103 路公共汽车被盗的一大群人去他们那儿都没超过一天,所有的机构都知道她,只有一个值勤部门不知道,没有过这种情况,把某人随便在哪儿打发了就算完事,现在人民觉醒了。”

“但我们……”科罗特科夫早想说什么,有着拳击运动员鼻子的中尉马上打断了他的话,“这是自然的,不过午饭还是要吃的。其他事先不谈了,你在电话里说你对瓦连京·巴格柳克感兴趣。具体说是什么?”

“他个人的东西,汽车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还有可能的事故原因及汽车不可弥补性的技术鉴定结论。”

“看鉴定得等一段时间。这需要时间,是大部头工作,尤其是现在雪天路滑,有好多车出事,多得不得了!东西在我的保险柜里,你要看看吗?”

科罗特科夫和娜斯佳友好地点点头。萨尼亚中尉打开保险柜,从中拿出一个大包。

“这是乘客位子和司机位子上的东西,”他说,“背箱里我什么也没找,没地方放,怎么,这个司机是你们一起的?”

科罗特科夫又点点头,然后翻检起大包来,汽车资料,

驾驶证,瓦连京·巴格柳克的身份证和画刊杂志,便条本,小钱包,两条手帕,三支笔:两支圆珠笔和一支蘸水笔,都很贵重,一个录音机,活页本,一个标准药箱有镇痛片和避孕套,一本用破的《莫斯科街道》指南,莫斯科和地区汽车道路图册,香烟,打火机,手套,装威士忌的塑料瓶……

“允许用吗?”尤拉问道,“或者麻烦你这个健全的官僚主义者给拿张纸来?”

“没问题,”萨尼亚又吹了一声口哨,似乎这些话是他喜欢的开场白,“不用拿什么纸了,实话说,以老相识的名义,哪怕现在拿走这些废物都成,要把整个包拉走吗?”

科罗特科夫疑问地看着娜斯佳。他当然不想拿走瓦连京·巴格柳克的所有东西,他只想拿走记事本和活页本,但娜斯佳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见解。

“如果可以,我们都带走。”娜斯佳很快地说。

“请便吧,”萨尼亚慷慨地说,“我今天是很善良的,只是别忘了纸张,好吗?”

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小屋里立时挤满了跑来吃大蛋糕的单位同事们。从科罗特科夫的眼神,娜斯佳知道他一定饿了,而且不吃块蛋糕是不准备走的,可她本人绝对不想呆在这儿。她不是担心职员们会说些她不喜欢的話,完全不是,他们既可爱又懂礼貌,但她的心情实在糟透了。

首先,可能要离开单位的想法使她内心不快。

第二,不知为什么装威士忌的塑料瓶一直让她感觉不安。瓶子本身并没什么特殊的,非常普通的一种,任何一个售货亭和商店都会卖的。但瓶子的样子让娜斯佳受到某种病态刺激,就好像她的不体面行为被当众揭穿了一样。让全体同仁感到高兴的蛋糕对她没有任何吸引力。

她碰了碰科罗特科夫的胳膊肘,低声说:

“科罗特科夫，你很想留下来吗？”

“我想吃。”他应道。

“那你吃东西时，我可以坐在你的汽车里吗？我头很疼，快支撑不住了。”

科罗特科夫迅速地朝她瞥了一眼，笑了。

“你又撒谎，当然可以，如果你无法忍受就去吧，我不会耽搁很久的，拿着钥匙。”

娜斯佳尽量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小心地走到门外，站在街上。她向四周看了一眼，发现不远处有一家挂着“斯米尔诺夫家”招牌的商店。有意思，真那么巧，就在这个“斯米尔诺夫”，她果断地从科罗特科夫汽车旁走过，推开了商店的门。

大厅里空荡荡的，一张小桌子那儿有两个脖子上系着雅致长衫的服务员无聊地打发着时间。他们正忙着下象棋，但他们脸上的表情却表明他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当女顾客出现时，他们甚至不准备站起来，一边继续挪动棋子，一边无精打采地小声谈论着什么。娜斯佳抽动鼻子，想通过气味确定在此可以期望什么，有一股烤肉的味道，和肉桂香味。几个小时以来袭上心头的忧郁忽然转成愤恨和凶恶，并爆发开来，她径直走到服务员跟前。

“这样吧，小伙子们，”娜斯佳说，她没有意识到自己金属般丁当作响的嗓音，“拿一大壶热咖啡和面包片，送出来，拿到街上的车里，然后你们再下棋。”

她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棋盘，还有什么可下的？如果黑棋丢掉一马，那白棋两步就可以将死它，他们难道没看出来？或者他们只是随便挪动棋子，省着手闲得无聊？况且，如果不怕王暴露的话，白棋还可以拼杀一下，黑棋反正都会吃掉它们，但已经经过五步，而不是两步了。